

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《马燕日记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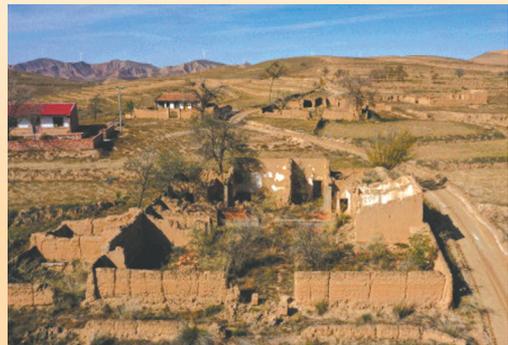
“妈妈，不上学，我一辈子的眼泪流不干。”

二十多年前，在宁夏西海固同心县张家树村，五年级的马燕在豆子种植说明书背面写下题为《我想上学》的信，让弟弟念给不识字的母亲听，母亲白菊花含泪听完。后来，借助一个偶然的契机，这封信连同马燕的三本日记，引起媒体关注，《马燕日记》出版成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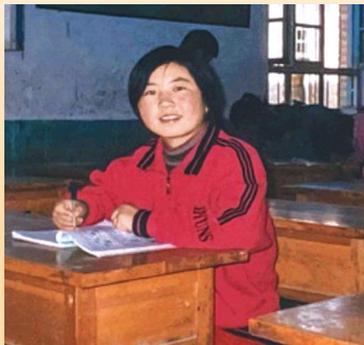
在13岁女孩马燕简洁的笔触中，西海固山村孩子艰难的求学及生活细节一一展开，但是，“不过在（再）苦在（再）累，我也不怕，我要勇敢地去追寻我的理想”。马燕的故事感动了世界。在大家帮助下，马燕顺利完成学业，成为一家中资企业在法国的员工。

如今，距《马燕日记》首次出版已过去二十年。当年，同心县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可能连80%都不到。后来，国家实行了全免费的普九义务教育。如今，这里不但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100%，还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。寒风中，我们重新踏上马燕曾生活、学习过的这片土地，探寻如今的“马燕”们是什么模样。

20多年前《马燕日记》感动世界 重访西海固，如今的“马燕”们是什么模样？



这是马燕的家乡张家树村，在宁夏生态移民期间整村搬出，只留下荒废的屋舍墙院。



儿时的马燕（翻拍）。



马燕与法国记者合影（翻拍）。



马燕在法国与朋友庆生（翻拍）。

母亲希望女儿“选择自己的人生”

马燕出生的张家树村，属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预旺镇。这片土地，是曾有“中国贫困之冠”之称的西海固地区的一部分。

寒冬时节，记者驱车驶入乡村，触目皆是“火星地貌”般沟壑纵横的黄土。在黄河水通过国家“扬黄工程”抵达这里前，当地百姓种地要“靠天吃饭”，生活用水则来自窖里储存的雨水、雪水，饮用时还需撇去浮在表面的昆虫和杂物。

“下雨就有收成，不下雨就没收成，最差的时候只能把种子收回来。”白菊花回忆说。马燕有两个弟弟，一家五口人只有五亩旱田，糊口尚且不够，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外出务工。马燕的父亲在家种地。白菊花去宁夏北部、内蒙古等地捡菜挣钱。

白菊花不是不懂马燕的渴望，却感到力不从心。“晚上他们睡着的时候，我就把灯拉开，看一看三个孩子，我想妈妈只能给你们生命，给不了你们远大的理想。”

听完马燕《我要上学》的信，这位母亲再次踏上了捡菜之路。白菊花希望女儿有与自己不同的人生：“我小时候只上了半年学，早早嫁人，围着锅台转，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，就连出去捡菜都没自信，因为不识字，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。我就觉得马燕不能再这样了，她要选择自己的人生。”

“村庄一片绿”的愿望实现了

《马燕日记》出版后，马燕成为新闻人物，国内外人士纷纷为她捐款。马燕拿出三分之二稿酬，捐给了更多的家乡孩子。

日记的出版扭转了马燕的命运，也在学生中掀起了一阵写日记的风潮。“大家当时都很困难，都希望通过写日记改变命运。很快义务教育就在西北农村普及了，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了。”马燕初中时的物理老师、如今担任同心县教育局营养办副主任的马如云回忆说。

继马燕考上大学后，她的两个弟弟也顺利大学毕业、走上工作岗位。“我特别高兴，孩子们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人生，一切和我都不同了。”白菊花说。

如今，马燕家搬到了同心县城一所带小院的平房里。院中有棵苹果树，客厅墙上挂着许多感谢马燕资助孩子上学的锦旗。靠墙放着电脑和一排书，包括《红楼梦》等文学名著，这是白菊花的学习场所。儿女们都在他乡过上了理想的生活，她和老伴经营杂货铺之余，也时常借着看儿孙的机会去大城市转悠。“看到城市里的独立女性，我就觉得知识对人的改变太大了。我现在也在手机上学认字，之前孩子们和我微信聊天都发语音，现在我也能和她们打字聊天了。”

二十多年前，从银川颠簸近一天才能到达的张家树村，现在三小时就驾车顺利抵达——脱贫攻坚期间，宁夏几乎村村通了水泥路，再无颠簸与尘烟。道路两侧的黄土已不像日记里描述的那样光秃，即便在寒冷的冬季，也能看到厚厚一层草甸。

同心县预旺镇党委副书记余生俊告诉记者，由于生存条件艰苦、饮水不便，张家树村在宁夏“十一五”“十二五”生态移民期间已整村搬迁，一部分人去往水源丰沛的青铜峡市，还有村民搬迁到本县条件更好的地方。“搬迁后，当地退耕还林、封山禁牧，生态也比以前好了。”

曾经，马燕一家一年的收入只有1000余元。2022年，同心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了13631元。

“我想以后再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，村庄会是一片绿的景象。到时候，村庄的人也会有丰富的知识，会gǎo(搞)建筑的。”马燕于2001年冬季在日记里写下的愿望实现了。

上学路上深沟架桥“像做梦一样”

2001年9月，马燕成了张家树村第一个女初中生，却也面临新的难题：从张家树村到镇上的预旺中学约20公里，她和弟弟要步行往返。“我俩走时肚中饥饿，弟弟就在人家的韭菜地里呀萝卜地里偷吃着拔来些，我俩就吃……如果我俩不偷吃人家地里的，我俩也许走不回去。我一步一步地走着，觉得腿非常的（地）疼痛。”她在日记里写道。

如今的西海固，硬化路四通八达，马燕走过的土路、石子路已被宽阔水泥路取代。

马燕上学时，要经过一道数十米深、近百米宽的沟壑。她在日记里写下过沟时的恐惧：“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非常害怕，因为有很深的沟，很陡的山。”2018年，沟上架了桥。桥的一边，依稀可见贴着崖壁的羊肠小道，当地人称之为“羊走的路”，马燕上学时曾无数次走过；另一边则是拦洪水库，盐碱水将黄土浸成盐霜般的白，倒映着晴朗的蓝色天空。

“没有走过深沟，你就不知道桥的重要”。“走在桥上，我觉得我的‘中国梦’实现了！这座桥就是我的‘中国梦’！”马燕的初中同桌马成奇说。谈起自己当年上学时路过的城阳沟和新修的那座249米长的城阳沟大桥，这位如今已是同心县马高庄乡领导的沉稳青年难掩激动。

2016年，城阳沟大桥修好。已经参加工作的马成奇周末回村，走在桥上时感慨万千：“为了两个村百姓的出行，政府花了三千多万元修这座桥，盼望了那么多年的事就这么变成了现实，像做梦一样。”

学校成为镇上最美的风景

在马燕的日记里她描述道，教室是简陋的平房，窗玻璃总是残破。为节省换玻璃的钱，学校干脆用砖将窗户封死，只留顶部一线天光。冬季寒冷，早上值日的学生要提前生好炉子，待师生在尘土飞扬的“操场”上跑完早操，教室才有些微温度。

正值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，我们到达预旺中学，却未找到马燕在日记里所描述的任何蛛丝马迹——气派的校舍和城里的中学并无区别，只有女生宿舍楼前那棵老榆树，见证着二十年沧海变桑田。

走进学校大门，迎面是五层高的红色教学楼，教室里暖气很足，每间教室都配备电子白板；能容纳四百多人的餐厅光亮整洁，土豆烧牛肉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学生在门口机器旁“刷脸”后，就可到窗口盛一碗营养丰富的晚餐；塑胶操场上，男生三五成群打篮球，女生则结伴散步谈心……

“现在，学校成了镇上的风景线。国家这些年对农村教育投资太大了，我们

的硬件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和城里几乎已经没有区别了。”马如云的语气里充满自豪。

从“有学上”到“上好学”

《马燕日记》出版时，现任同心县教育局副局长的苏润军，当时正在另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。他已在教育系统工作30年，正好经历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从“有学上”到“上好学”的变化。

如今，同心县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巩固率（毕业学生数除以入学学生数）全部达到100%，再无学生无故辍学。

对苏润军等教育界工作者来说，如今的工作重心，已从“一个都不能少”转变到发展更公平、更高质量的教育。苏润军说，虽然西部地区教育还存在不少这样那样的难题，但无论如何，像马燕过去那样“上不了学”的女孩子，已经找不到了。

在王团镇中心完全小学，记者见到了五年级的马丰才。2019年冬天，记者在王团镇马套子村的教学点初次见到他时，学校只有62岁的老教师马彦国和他一个学生。因为缺少玩伴，他显得很内向，一直在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埋头读《大禹治水》。由于每天要走路上学，他的脸蛋是黑红色。教学点撤并后，他来到王团镇中心完全小学，有了新朋友，还有生活老师照顾日常起居。现在的他白净高挑、性格开朗。

去年9月，20多名学生从偏远的郭阳洼小学，来到马燕曾就读的预旺镇中心完全小学。六年级学生马瑞芬的上学路从4公里变成15公里，但通勤不成问题，因为免费校车每天都会到她家门口按时接送。大课间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、老师们更有趣的教学方式、更多的朋友，都让她觉得新学校很好，“爸爸妈妈都说我变开朗了”。

我们赶上了预旺镇中心完全小学下午的大课间。占地百亩的校园周围，在冬日的寒风中，一片萧瑟，校内却五彩缤纷，孩子们跳皮筋、踢毽子、打篮球、踢足球……

黄土高原依旧，而高原上的人们，俨然有了另一番人生。

文图据新华每日电讯